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一山文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錄舉人臣曹錫齡

一山文集卷七

元 李繼本 撰

文

代乞封故太師中書右丞相托克托文

嘗謂大臣匪罪而獲罪既昭雪其往愆明主念功而酬功當旌褒以優典竊見故太師某英姿開朗雅度毅沉廊廟之才珪璋之器其初焉入相百度俱舉庶績咸熙人誦君明而臣良民樂海涵而春育引身求退而年方

盛富舉賢自代而心益忠誠九重有撫髀之思累詔有秉鈞之命其終也再相孜孜盡力蹇蹇匪躬弊政苛刑一切除罷良法美意隨即舉行洎盜賊竊發以弄兵命將帥屢征而不克本官志圖靖亂親乞總戎如救焚拯溺之靡寧乃枕戈待旦以自誓先出師平徐土成功而奉詔還朝再出師攻高郵垂破而削官安置譬基成九仞俄傾一簣之功而舟涉大川遽失中流之楫蓋姦惡構讒復私讐而奪相位使忠良不幸抱深恨而陷非辜

有臣如此以隕身所在聞之而切齒且其出師財三月為指以老師而縻財厥後討敵無寸功實由於臨敵而易將事幾既失追悔莫前我國家軍令隳兵威弛盜賊多蓋從此始迄於今朝政紊人心離生民困其誰之尤雖元兇已誅天下尚有無窮之憤使本官不死海內豈有今日之危御史臺已嘗聞奏昭雪復其官爵給其家產獨於封謚之典尚未舉行竊詳本官將天下之兵受閫外之寄行便宜之事專生殺之權及一旦解其兵柄

俾萬里竄之遐荒無纖須懟怨之辭無幾微抗拒之意束手以聽詔旨甘死以盡臣忠比之擁兵抗命之徒拜表輒行之輩迹其忠逆之異有如霄壤之殊况其子知樞密院事㫷昌涉險艱翊儲皇撫軍於全晉誅除兇惡秉大誼宣力乎皇家忠孝萃一門聲光垂百世如蒙憲臺明白聞奏錫以王封表以謚號庶死者獲雪其幽冥之憾而生者愈勵其報稱之心

東安縣勸農文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望勸農於東郊而告之曰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周詩二南風化為首蓋食貨者生民衣食之本而風化者邦家政治之基也我聖天子恭儉愛民勵精圖治故田野之中克勤於耕織而庠序之內益勉於詩書予欽奉德音來領縣事大懼微才無補有虧於承宣之功復慮惰農自安有妨乎生養之計今四陽布德而萬物增輝祥風送暖於花朝瑞雪融春於麥隴予當勸農而務本爾宜竭力以治其生耕爾田播爾穀畜

爾雞犬種爾桑麻督併工程愛惜時日既効勞於春夏必収功於秋冬下可以免家門之饑寒上可以應官府之賦役然衣食之既足則風化之當興其修爾身飭爾行孝養爾父母友愛爾兄弟和睦爾鄉鄰賙恤爾宗族男則訓之以學業女則教之以絲麻毋怠荒毋游蕩毋違律令而陷刑憲毋肆姦欺而行暴凶將見民安物和政平俗美無老無幼無不需皇上仁漸義摩之風一社一鄉舉皆被聖世海涵春育之化故作勸農之語以開

示民之心爾農其毋忽

勉學文

勉爾學子植爾天君爾志不惰爾德乃新爾年漸長爾業當勤六藝六經爾其孜孜而汲汲五常五教爾其勉勉而循循勿矜己長将招謗而損德勿議人短必取禍而殺身勿謂記問為餘事孰可為康成之同倫勿謂文章為小技孰可儷史遷之雄文勿謂天可欺積善之家有餘慶勿謂人可罔暗室之中有鬼神勿謂今年不學

有來年恐老矣耄矣而徒悔勿謂今日不學有來日懼四十五十而無聞勉爾學子植爾天君廉讓是蹈禮節是遵正直是與善良是親敦吾儒素味吾道真補過為實行順性為純仁誠篤為踐履忠孝為本根洙泗正派軼關洛芳塵偉哉君子允為百世之士豈曰一鄉之人而已乎

禱雨告城隍文

蒼生無告值九夏之旱乾赤地如焚妨三農之耕播仰

千玄造俯瀝丹衷竊念維神恩佩朝章位居州佐職在
撫字心切憂勤玆當平秩之時倏遇乾封之日百種皆
未入土群黎何以為生沴氣衝霄天討寬風伯之罪炎
光礫石地靈縮海水之源林硐不聞鶴鳴澮畝已成竈
圻周詩之憂旱魃空歌雲漢之章魯僖之焚巫尫徒費
春秋之筆望霓仰傾盆之澤濯園竭抱甕之勞生意永
迴昊天不弔共惟城隍之神洋洋如在赫赫厥靈祐我
州民載諸祀典用虔祈懇拱竢來蘇伏願亟馭飇車上

箋玉帝叱豐霳而鞭列缺震霹靂而驅蜚廉月離畢不涉河應三日甘霖之霈麥連雲禾同穎占四海有年之祥

禱雨告風雲雷雨山川文

惟神玄化孔昭威靈赫奕祐我州民永永無斁茲當平秩南訛而旱暵方熾四民告災五稼不殖嗟予下官夙夜憂惕用是披露丹心仰干矜恤神其陟青冥箋紫極駕雲軿以先驅命蜚廉使服役鼓元氣於九霄瀉天瓢

於四喬俾膏雨之降既沾而既足則嘉穀之成實穎而
實栗將見邦有貢賦民有黍稷而鬼神不廢乎血食神
之錫也尚饗

代嚴君辭中書叅議文

某族本寒微起由下列既之行能又鮮學術徒以虛聲
縻兹好爵日夜懷慙罔知攸措曩因漕事出使閩中誓
竭心膂以効細勤以圖上報既而至閩之後邊鄙弄兵
熾如炎火寄息城中凡三閱月始克解圍偶爾成功幸

其不死聖恩汪濊遂獲生還退伏田野實為至願不謂謭才過蒙拔擢俾叅大政峻命俻臨惶惕無已亟圖懇辭復中止之以謂聖天子方急於求賢雖小技亦見収録由是感激於中黽勉就職故於論思之際知無不言所以答恩寵盡職分也頃自多故以來屢嘗披瀝肝膽指陳利害而當時秉國者謂其議不足用計不足行使一時忠鯁之士箝口結舌而不敢言由是處置失宜號令不行禍機一起不可障閼以至強藩煽威嗾兵向闕

脅制天子刼虜相臣九廟震驚兆人痛憤此政主辱臣死之秋豈宜含垢忍恥以貽朝廷之羞容身固位以重妨賢之罪況卑職事功不著於平時才猷不孚乎衆望罪旣莫逃理宜退避玆當更化之初誠宜廣蒐才賢以收恢復之功不宜掩覆有罪仍居重位使中外士大夫解體也且薦賢為國匪為其私輒敢僭舉所知列其姓氏職名於後用備采録云云凡此諸人雖其器識才行之不同要皆一時之賢才朝廷果欲循守舊轍奉行故

事勾稽簿書考覈錢穀便可置之不問如欲洗刷舊弊卓然有為則此諸人者可以建議可以樹功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在聖君賢相鋭意而用之耳卑職既已懇辭又復有所薦聞蓋不敢以妨賢尤不敢以蔽賢也

鄉飲酒司正文

禮鄉飲酒蓋以叙齒德别尊卑勵廉讓敦風化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禮之節也擯以接賔相以賛禮射以觀德司正以糾過設几筵設籩豆設鍾鼓筦絃歌鹿鳴

歌四壯歌皇皇者華禮之文也陳之以六德導之以六行申之以六藝禮之教也敬以束之情以踐之威儀以飭之一獻之頃賔主百拜爵雖無筭不酗不淫禮之謹乎始終也於斯時也凝然其齋莊煦然其和泱譬之調琴瑟於一堂而宫商相宣羅星緯於靈穹而分次不紊也凡我諸君子今其萃於斯飲於斯觀禮於斯有賔焉有主焉有執事焉其敬爾威儀慎爾德度謹爾話言不諠譁不怠傲斯不墜彛典而永有令譽矣

代洣水邑令告土神文

走以譾才尹兹下邑自承匱來旰暮兢惕原隰旣春稼穡方亟而牛日踵斃未有紀極民田蕪民力竭而民脉息炯炯寸丹憂懼交集天非不仁尹實寡德神非降灾尹實不職夫牛服耒耜乃有黍稷牛馬茁壯地馬墾闢榖馬豐穰民馬樂育則國有貢賦民有衣食而神有饗祀之秩嗚呼神哉其銷大沴以揚靈庥暢和氣以昭鴻績毋咎於民惟尹是斥毋戕於物惟尹是殛百爾灾尤

悉萃於尹而毋恤

代友人祭妻文

吁嗟夫人命止斯耶何運之蹇而數之奇耶豈人之脩短有宰物以尸之耶吁嗟夫人柔順其德貞淑其姿衎衎樂易棣棣威儀自歸我家殆三十朞奉我祀事興我門楣助我孝養邕我本支閨壼肅睦族戚和怡方期同處貧賤以介壽祺豈謂一朝殞逝遽成永離有憂誰釋有愆誰規家計誰理寒饑誰知況我老矣淪落天涯妻

子俱喪不死何為哀哀幼女哭母寢帷萬感塡臆曷有已時家山馬在旅殯江湄歸塋有日魂其安之陰風遠饗愁雲低垂致奠客次靈其來思千古萬古相見無期

祭王守敬先生文

洪武丁卯春二月十有六日秦郵王踈齋先生以病死於雄邑越二十有四日槀塟邑城之東其友王宗嗣榜第三甲進士東安李延興謹具酒饌為文以祭之其詞曰先生稟淮海俊逸之氣而才華挺拔乎千丈抱伊洛

醇正之學而識趣傑出乎凡壤攻漢魏高古之詩而音節鬱乎其悲壯塞儀秦縱横之口而議論越乎其慨慷温粹如玉璧而驍騰如駿駔炯煥如木難之珠而密麗如珊瑚之網走於先生識之恨晚其始往拜逆旅之家燕府之左破席衡門飛雪虛幌其後相值交衢之間蓟門之曲秋風布袂夕陽節杖又其後歲暮南轅過小齋而揖讓樽俎風流襟期豪宕寫宮商於筆琴聯珠玉於編簡登眺之餘以寄遐想界河之渺茫郎山之高爽三

闢之盤紆九源之浩蕩奇槪以崢嶸逐雄詞而奔放巳而擕離閔嵗凡兩將以謝塵坌之煩囂而放跡乎江海之上去冬之杪儵理歸槩乃復過我中心懭懭未幾臥疴神情惚恍樂物甚艮病孼滋長竟於不起聞者愴悢弔者感傷識者沮喪友道為之斯淪斯文由是絶響紛難誰與解排骨肉無所倚仗至道欲扣而無門正聲欲和而誰唱雖然先生以六十翁而抱道以死而身後文章復有賢嗣以紹述於既往執紼多故人之相從卜地

得佳城而寓塋宜其瞑目泉壤之中而吐氣星辰之上金臺荒寒易水滉瀁陰風怒號愁雲莽蒼撰蕪詞以寫心慨音容於髣髴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氷雪文

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九月戊寅朔越四日辛巳將仕郎燕府紀善天台王璞遣甥應敎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於故友氷雪先生王君之靈曰嗚呼秦郵之原淮海之堧重湖連浸浴日吞天清泠滙鍾夙産多賢举老

太虛武踵肩聯文輝詩采鵷翥鸞騫氣運徂伏寂寥幾年神珠夜光亦逝而遷有美王君踔厲無前憑高準立顧眄後先少年嶄嶄經史貫穿攘臂藝場擬奏凱還老既不酬易轍改轅擲棄陳腐掇挹茂鮮古人性情著於詩編吟咏陶寫至樂在焉君深嗜之幾忘食眠雅頌風騷靡靡不究研六朝漢唐悉扣其玄月席風蓬雨帽雪韉撚鬚擁鼻捉袂聳肩攬括造化刻剔山川鉅而覆載細而蠢翾收拾靡遺以陶以甄製為清詞調高意圓欣戚

喜慍厥意以傳薦剡飛騰聲譽著宣衣冠籍籍共推浩
然官於吳中志潔以堅人皆稱之露鶴風蟬間遇勝流
喜朴欲顛滿眼沽酒解衣質錢古人已逝渺如飛烟文
采風流庶幾在旃老隱故鄉有宅一廛扁舟漁釣可以
永年胡為北來道里數千辛勤昌辭要直于宪我居官
舍坐客無譚揚雄寂寞蓋性所便與君締交情篤誼全
意氣相與勢利可捐君嘗見謂我將歸旋課兒躬耕甓
社水邊遲予南歸共相留連嗚呼行李在途車載櫝牽

賢娩白首扶衰共憐遠逆希鹿門偕我園田霧露所嬰疾病攸纒天胡不憖竟以弗痊我遠自越君已去燕別弗執手歛弗拊棺仰思疇昔哀貫肺肝嗚呼雪朝杖屨月夕杯盤豪談逸興雅句清言今其已矣曷任悲酸令子克孝枕塊旅阡返柩桑梓營度車船大事既襄無媿九原君亦庶幾目瞑魂安僕身如繫匏惴惴守官過車痛腸聞笛興歎炙雞絮酒遣奠殯筵何以侑觴抒此些篇嗚呼哀哉尚饗

祭歸附元臣文

汝惟昔在元季也掌戎枋及我聖朝文軌混一九域之廣含生之屬不毛窮髮之壤壹是囿於仁風化雨之中而汝以元社既墟提一旅之衆委其茅土銳意來歸上以體天心之鑒燭下以恊人心之翕從至使圓臚方趾之類激昂其聲烈而與之俱化汝之真亮簡在帝心方欲畀以穹爵酬以重祿豈謂一朝隕逝使汝朔載帝室之心汨沒而莫信垂勲竹帛之志淪冥而弗遂嗚呼其

始也承先世之餘祚以綿延於累葉其終也荷國家之寵靈以榮貢於九幽而子而孫嗣其爵聯其芳襲其陰以揚熙載之鴻庥以耀穹壤而照冊書容有既乎今遣官牲醴致祭於汝汝其來享

代雄縣祭本縣土地文

一邑之務至劇以繁六吏之役至勞以艱神實司之陰相其間矧茲雄邑九水洑環五稼鮮獲濁流澶漫居六雄十縣之區而為朔南之襟帶距九馗五達之道而當

軍旅之往還郵傳激星火符牒積邱山餉輓者雷跡而電轂征役者雨臥而風餐日不暇給大小憂患自非坦坦素履炳炳寸丹御煩以簡濟猛以寛將見政柄旁落民物殫殘所利不救其所害所廢不補其所完走也承匱局蹐不安處已愧循途而守轍臨事忍推波而助瀾其剸裁也之利器之解盤錯其才華也非繡腹之呈琅玕黄霸之外窮内明暐後塵而却武延壽之令行禁止邈高風而汗顔惟思先其急而後其緩勉其易而圖其

難綜核條法煦濡恫瘝移風易俗崇善擿姦使一邑相安於無事以表神貺於不刋於是特建祠宇以潔歲時之祭期於感神於冥冥而非徼福化民於昭昭而不至曠官也

代房山慮應徵等祭彌至善祖母文

嗚呼將謂夫人之死死而無憾而光賁於九原耶則子在萬里山川阻濶抱終天之遐思將謂夫人之生生而不愍而恩怠於三族耶則年踰七袠閨壼潔修為吾黨

之令儀自歸名門殆七十朞以奉祀事以介壽祺以助
孝養以巻本支謂宜保乂乎上壽迺至奄棄而莫追板
輿軏軏其何在風木慘慘以含悲嗚呼人誰無母而彌
氏之母有子而懽會之無期人誰無子而彌氏之子有
母而音容其何之兩孫在侍燦燦瑤芝雖支子不祭而
承重以享非孝孫其誰宜有嗣子舉奠而祭統之傳則
於是而可知由子而孫而雲仍涵泓演溢煦乎若雨露
之滲漉勃乎若草木之華滋用是知夫人之生世幼爲

女長為婦老為母始終乎德性之中而弗渝展祭通衢祇送靈輀逐銘旌而雨泣望魂氣而飈馳一以表枌榆之義分一以寫母子之睽離燕山之麓瀘溝之湄埋黃壤而深窅繚青山之委蛇神其來格安靈於茲

祭許生文

嗚呼死生命也懸於天而不可以力為脩短數也寓於人而不可以智計孰能燭其理於命數之中而扣其道於天人之際謂作善降之百祥有德而無位仁者之不

壽孔子之接淅以行窮阨而轉走顏子之操瓢與簞夭死而莫救使天下賢聖顛倒惶惑而以自咎謂不善降之百殃謠諑得志不肖者比肩盜跖之橫行侏儒之飽死使天下凶暴貪噬攘敚籍以得志若許生璘之死豈非命數使然不可以力為而智計者耶嗚呼璘哉使天而使之壽則德可使甄陶行可使砥礪浸淫乎詩書沉潛乎仁義收視反聽以凝其神滌瑕盪穢以養其氣敷玉潤揚金暉以周旋乎高明光大之地鄉里稱善人國中

有顔子御相呼小友品題作佳士一言取宰相三長典國史其才之逸如九河崩奔泗濵蕩潏而兩儀爲之軒輊如蛟龍之得水上下於天莫窮其詭異其文之雄如丹葩之芬腴青雲之綺麗明珠之射濤波白璧之出氛翳令天而使之天徒悼夫隕霜之殺菽黄壤之埋玉去白日之昭垂襲厚夜於窀穸等浮世於蝸角逐飛光於駒隙朝菌不爲晦朔所移蟪蛄不爲春秋所役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堂之未升室之未入根之未培實之未食

未定之天未完之質夫誰得而致詰且夫天之生物細大不齊同歸於斃何異蜩與鷽鳩決起而飛槍榆枋而笑鵬飛之九萬里寓形大塊而莫能與天壤相弊何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芥為之舟而斯滯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夫孰窮其涯涘嗚呼天不生汝則一氣永存而精神蟠鬱於青天天而生汝則一朝永逝而骨肉澌盡於黃泉五百年吾不知其宿契二百歲吾不知其永年天耶人耶莫探其玄命耶數耶莫測其淵故為之文以寫

靈襟之磊而寄冥感於渺綿尚饗

祭徐志道文

吁嗟乎人之有生孰有常存而不死者哉夫惟死得其所是故無愧乎古往與今來䰟氣之升昭乎若九天之雲漢體魄之降逈乎若萬仞之瓊臺天荒地老煙沉霧霾青燐宵冷元猿曉哀窀樹翳白日佳城閟蒼苔是夫人之無不死也而蓋代之名邁往之材照汗竹而銘鍾嵑豁乎若地闢而天開是雖死猶不死也宜其振耀乎

八垠與九垓是宜比干之獻其忠曾子之正而斃夫子
謂不敢毀傷孟子云舍生取義燭之乎昭昭之中而剖
之於冥冥之際不汩乎滔滔者流不懼夫飄飄以逝吁
嗟乎公坦坦素履炯炯寸丹明霞絢采清氷凝寒其遇
也彤庭紫樞逐冠蓋而容與其退也素琴白鶴擇溪山
而往還堂堂高誼超出庸俗之表凜凜正氣蟠鬱天地
之間是公之生生逢其時於身所安公之死死得其所
在人所難吁嗟乎公今其已矣公雖已矣爰有孫子子

也承家孫也守禮如播穫焉以之而豊登如搆堂焉因之而訖倚交友之中如公能幾見義必為聞過則喜方欲托金石以永歲寒誓久要而植倫紀風雨蓬茅塵埃硯几歲時往來論説書史器度之無瑕言行之不疵匱乏之之相賙氣誼之相比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而遽至淪亡情悒恨而曷已吁嗟乎公公其聽之我有一語我輩蹤跡墮乎塵滓代匱下僚猶拘繫耳久乖起居中心愧只其始也莫知一旦以卧痾其終也不遑一朝而

送死中心悼之此故之以謂予言之不信有滔滔之白水幸心旌之徹九幽為寫其永訣之情如此嗚呼痛哉尚饗

禱雨祭龍神文

維大明洪武二十七年歲次甲戌夏四月庚午朔越十五日甲申承事郎知保定府雄縣事周士瞻等敢昭告于五方行雨龍神蒼生告病值首夏之旱乾赤地回蘇沐甘霖而優渥溥施元恵俯慰丹心竊念士瞻等恩佩

朝章位居邑尹職在撫字心切憂勤茲當平秩之時適遇乾封之日惘五稼之初殖懼沾溉之愆期方遇裁而歌雲漢之詩乃喜雨而秉春秋之筆望霓而仰傾盆之澤濯圜而釋抱甕之勞鴻造無私太平有象謹陳詞而伸謝遂致禱以祈庥伏惟五方行雨龍神赫赫厥靈洋洋如在無致不遂有感必通再駕飈輪重箋玉帝叱豐隆而鞭列缺震霹靂而驅蜚廉月離畢豕涉河變化式隨於黙運爰連雲禾同穎豐穰尚冀於湛恩謹以剛鬣

庶品清酌之奠式陳明薦尚饗

代祭劉自牧尚書文

嗚呼天乎胡賦公以淳龎之質而不假以耆耋之年胡畀公以宏博之學而不位以匡輔之權殆猶龍媒騕褭權奇俶倜而終不能税駕於崑崙之巔如長江大河汹湧蕩潏而終不能東滙於溟渤之淵此所以哀公之深惜公之至而終咎於彼蒼之天也嗚呼惟公凜凜正氣挺然不群少志古學嚌嚅道真蚤擢大科聲光著聞其

政事之卓絶如利器之解盤根其文章之富豔如繁星之麗秋旻剛健如中流底柱而不沒以頹波廉介如秋霜夜月而不翳以纖塵其贊畫省垣也既欲經濟乎天下其擢拜春官也又欲裨益乎禮文孰謂大志竟弗克申寥寥千載古道日湮平生知已如公幾人死生不渝道義相親我昔南邁逮兹兩春猶記別時話言諄諄曽未會面遽賦招魂生也有斷金之契死也乏執紼之勤浮雲世變慨會合之難再落月屋梁恍音容之尚存嗚呼

天乎孰陶甄乎孰經綸乎善人委矣復何云乎豈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而非若泉流之胥淪乎將遠逝如岐山之鳳而失時猶魯郊之麟乎雖然有實以副其名有善以淑其身愈遠愈盛愈久愈新尚有以敷遺於後昆

贊

畫像自贊

嗚呼汝乎氣餒而弱貌朴而愚行方而滯志大而踈雖

讀書而不求其解雖體道而僅得其粗雖同乎今之人而以聖賢為矩墨雖食夫今之祿而視軒冕猶泥塗我固以為至拙人亦笑其甚迂嗚呼汝乎胡不挹學海之浩瀚溥時雨之沾濡使萬里融貫而寸善不遺中扃靈明而一塵不汚烱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陸漕使畫像贊

醇德積躬正氣軋霄腹貯五經筍文湧萬斛潮匯貫之

在漢而雄辨以駭世人之聽如贄贄之在唐而嘉謀以開中興之朝學非迂學將繼墜統於鄒魯仕非苟仕將躋斯世於唐堯言非空言將為朝陽之鳴鳳以破狌䶂之嘵嘵走辱公知匪曰一朝投迹山林而侶漁樵朱紱寡和白鶴誰招㑹公功成而名遂從赤松而友王喬山雲引藜杖之矯矯天風吹幅巾之蕭蕭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睢寧主簿陳世能畫像贊

其貌清其神王其心塞而淵其氣偉而壯其謀畫究然而恢宏其論議沛然而慨忼黔黎方沐其撫綏山林未許其疎放甘棠之惠周五袴之歌廣此所謂恭茂之匹儔而輝映乎千載之上

辭

冰雪先生哀辭

先生王氏諱顒字守敬冰雪其號也世為高郵人性清介善談理自幼刻苦學為歌詩老而不衰其詩蕭散簡

遠得之趣韻非苟作者故以此交天下之士若潯陽張
羽來儀吳門徐賁幼文天台王璞蘊德璞弟琦修德北
平李延興繼本多知名者皆推許先生在作者列先生
當元至正末嘗一仕吳中時兵革多事為吏者率黷於
貨冀幸全活先生獨以清白自持又節俸以給士大夫
之避難者家無餘貲世以此稱之洪武乙丑秋余如北
平始識先生目其禮度耳其談說心切敬焉明年六月
雄縣荆聿宗禹過余深校聿善詩每為予誦先生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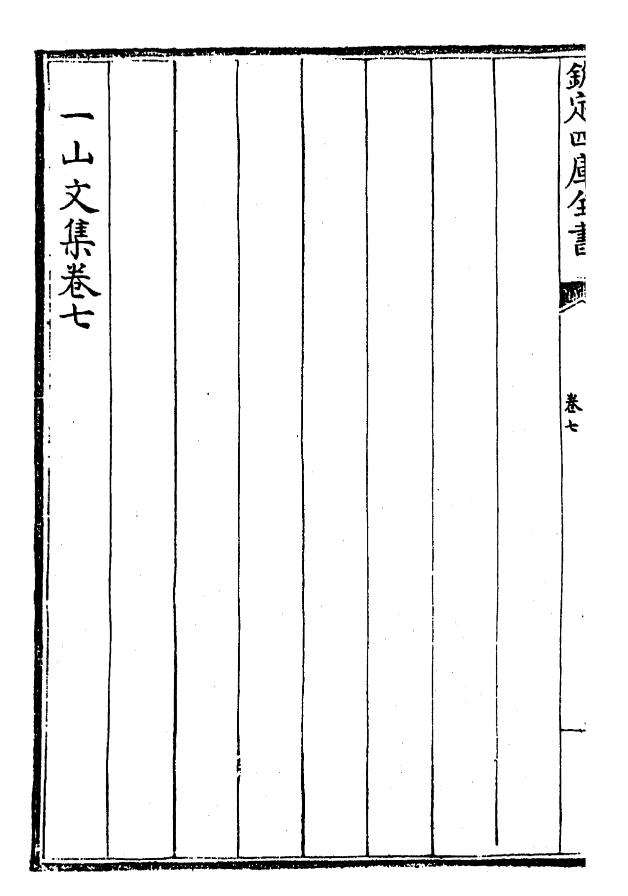
皆可喜者又幷言其出處為詳又明年秋大比予再如
北平謂先生可復見幸授余詩法行至雄有衰麻來謁
者曰先生之子絅也詢先生客歿於雄數月矣年六十
有三權厝城東二里將卜日歸葬於故原先生襟懷洞
豁情意繾綣遇人接物怡怡如也好游從之樂遇親朋
輒復傾倒徜徉雖窘匱不顧也晚築室於石淙溪之上
嘗曰吾清寒士也以氷雪名吾居為宜人將呼吾氷雪
翁矣已而果然嗚呼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窮達命

也有不係於詩不詩顧世之詩人多窮而不窮詩不工
其說若有足徵者歐陽公則以詩者窮人之所宜非真
能窮人也稍為之破其說余意詩能達人則有之未見
其窮也不有達於今當有達於後從古以來富貴磨滅
與草木同朽腐者不可勝紀而詩人若孟郊賈島之流
往往有傳於後豈非所謂達人者耶以是而論先生可
以謂之窮耶非歟先生志不獲伸可見者詩而已使其
遭時而奮以嘗試吳中者拓而施之則凡貪墨者豈不

泚然發愧興起為廉讓而吾民之病不其有瘳乎雖謂之不窮可也然何有於先生哉亦豈以其詩哉絅惓惓於發潛德數有請於士大夫可謂克子矣予念其勤懇故作哀辭以相之云辭曰人之稟受萬不同命之賦予有窮通惟士之生秀所鍾達與不達適其逢富貴在天安所冀德義在我斯鞠躬吁嗟先生獲所終聲名在人豈詩窮得非其有雖萬鍾棄而不顧猶蒿蓬當時豈無明且聰利欲膠擾變盲聾一室蕭然囊屢空孰能似我氷

雪翁惜哉罔與成厥功我作哀辭表心衷死而不亡婉

喬松



一山文集卷七

一山文集卷八

元　李繼本　撰

書

代與左司郎中王獻道書

僕從戎之日以王事有程不得詣門左乞一言而別曷勝愧負朝使至知進拜左司斯道有輝士林增氣非獨僕之私喜也葢朝廷用一賢者天下莫不驩然相慶苟奸邪欺負之徒之蝟進則四海有輕朝廷心天下事亦

潰爛而不可収拾矣今公一登廟堂萬物叢集然至簡
而至要者惟用賢為第一事今天下一家群賢滿朝固
不敢才於異代弟恐用之未盡則沉抑於山林者多姑
以僕所知者言之楊鵬南字九萬保定人滓礪古學穎
敏天出其才藻富麗其論辨雄偉其謀畫超絶其文章
有先秦西漢氣象其人品之曠達度越一時輩流萬萬
也耕田讀書凡二十年不離鄉里自兵起始挈妻子避
亂遼東往年賊據永平嘗以片言下之朝廷授以翰林

待制命下即日辭歸衡茆短褐疏食水飲若將終身當事紛糾之際貧賤患難日萃其躬而處之泊如故知之者謂高士嫉之者每以為狂為迂通國事矣公明達者苟以此士力薦於朝委之以政必有過人之迹與之謀畫必有折衝尊俎之能使於兵間必有談笑却敵之功他日人將指而誦之曰某士為某官所薦顧不足以成公之名聲乎如必拘舊日之轍遂謂布韋士非省部舊人非歷練老成之器若如此論雖振古之豪傑終亦委

棄林𦧲矣此近世文法吏之積習公素以直亮清忠稱於人人詎肯甘效常人之見而取譏於賢人君子之清議耶僕非黨於楊也直以時方多故政當廣蒐人豪共圖治效之秋一有曠世之才視之若衆人然僕恐天下士自此散之四方豈非却之以業諸侯乎楊之所長僕固白之其所短者獨不知吏家之條例與其行移耳蓋以聰明特達之士視此至為細事使其一旦入官於此稍加之意雖老於吏事者有弗能及豈可以纖微之短

掩其殊常之器乎揚之為人士君子多知之而家君與景寧左丞雲翰侍郎知之尤詳倘就而問之其才識之異出處之槩從可知也僕素戇直不敢輕譽一人輕毀一士惟公亮之謹奉書不備

代與張副樞書

檀溪别後日遠日深欲與景元學士一詣宥府壓物嬰累遂爾不果曷勝悵惘也賤子近到雲中見西諸侯語及使君無不歆羡在鳳儀平章座中又嘗以兄事功極

口言之滿堂豪傑雖不識公者亦皆以公為奇傑之士胡都事來寅審閤下啟處靖嘉又知以捍禦之功擢尚書升宥府在公固不以為重輕在賤子豈不喜自慰耶僕迂書生也然而見知於公者惟以契舊之故耳丞相以憐恤之俾賤子挈家西上旦夕與景元到公處一別遂長往也家業蕭然幸公有以周之不可只作一場説話橐駝山雖佳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耳公豪傑也惜無用武之地若肯舍此西行滔滔事其來未艾胸中

活法不可拘滯也惟公亮之止善鄢公公輔歐公宋先
世真聞在公所幸斥賊名申敬十月二十六日

代與劉仲德尚書書

向在軍前旅況牢落深仗慰藉之情既而又辱引拔及
歸復承賸物高義古道薄俗所無也近有人自山後來
云兄以使事如上京矣賊子本欲奉老母西上以天氣
寒沍難以動轉只待符至善逥即與同往即因避亂山
寨密邇敵境兵一到不降則潰不知者以為得策以僕

觀之何異几上肉耶況長鎗李田買驢輩兵各不滿二三百人而授以平章知院分鎮於此其力既不足以禦其設施措注有同兒戲無之避亂之民供給浩繁上下之間勢將崩沮本以靖亂反以啟亂者也明公贊畫軍政何乃容此庸竪之徒以口舌虛文輙取大官厚禄以致名器泛濫使天下謂朝廷無人耶劉則禮學士文事武備色色俱通留滯山中坐老歲月政自可惜其子宏令往軍前謀西行之計望兄有以周旋之十一月三十

四日

與愼言博士書

中秋前三日老友李延興端肅書奉愼言博士賢友硯右一向阻潤曷任馳念某五月間因且起跌損左足至今假息枕蓐跬步不能履此時宗一往順義不知也辱書存問至於再三未暇奉荅又以蹤跡無定值此蹇阸愈益孄散吾友昔相知何忍遽相訣絶耶所喜動定安穩又知歲貢髙徒中選足見吾友於學事用心而英俊

之樂從者孜孜有向上工夫信可樂也其已成篤廢人送行序宗一督取嚴甚不久當寫寄以求是正但老朽於文事素拙每於先秦史漢諸名家之作雖嘗鼠竊模擬曷嘗窺見古人用心處況當衰病之餘情思彫耗以之取青妃白不過應酬一時以悅俗耳竟成何等文字耶宋客之寶燕石楚人之賤荆璞吾友以為是耶非歟宗一方圖北軒為提學官與諸生固留以典校事宗一不得去愼言徒重室邇人遠之思也柰何秋高氣清會

面未可卜惟若時自珍練以壽斯文不克悉

與中齋允齋書

四月二十日辱厚李其端肅奉書中齋允齋二位尊先生典謁者來時以塵冗未遑詣門屏乞一言而別迄玆耿耿不能忘迴思燕臺如在天上先生以斯文骨肉我果亦念及羈旅草野之人乎日外兒東遣人來從審道履清健足浣渴懷其託訖猶遺無足言者伯言鄧先生詩與文佳處不讓古人先生文章大家如斯人者何可多得

翔於風雅寥洛之餘乎今之往必與傾葢而對談之頃知鄙言之不妄也審矣脩樹吟軒記先生何為於我吝審欲於他人乎取之何患不得記但自不肯他求必欲得先生之作耳先生何為於我吝鄧先生行謹奉書不具備

與待用博士書

七月十九日某䖍書待用博士賢友去冬辱書者再不啻覩風采於青雲之間不久王桂説在文安為訓導已

定體待用處事每每有遠畧我輩何敢望秋暑者動定愈安健學校有規繩可喜也小生自五月得跛不能履之疾司造者之於衰朽人亦至是耶宗一學行甚高慕吾友胸次出塵俗走謁下風故以短札為先容宗一有中書君數輩欲致之士林煩以斯文故力為主張毋使滿船空載月明歸相見知何時惟萬萬寳愛不次

與金臺長史書

二月三日諸生李某端肅奉書金臺長史相公閤下客

歲雄邑陳倅還拜領手書幷詩令人喜玩無已春陽𥁞達德履清徤而潘𡊮翊贊之正流耀士林曷勝慰浣牛馬走藉蔭猶遣不足記憶侍愛少瀆知縣劉相公以公務如蓟徵羽言為先容以拜下風益以翹企之素也劉侯良有司而仕優益學閤下念走也干聒之故必能以一家見待也謹奉書不具備

與麟伯先生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某肅書麟伯先生文侍向過館下多

沐慰籍先生於斯道之不薄矣近審德履清適小生伏

計仍昔其生才俊可喜求見左右望刮目待之就借脚

力送至新城為荷學中諸高弟就書致意遽中不及其

某以數也謹奉書不旣

楢翁尊兄行軒别去忽歲餘思之令人瘦人來鄭門過

我必問楢翁何似則曰楢翁日與樵牧相隨痛飲狂歌

自若也僕雖僕僕東華塵土中未嘗不南望舉觴為先

生壽茲留瓦橋忽忽數晨夕商販之地無可為語者專

發長耳去煩乘之一來相與對床聽雨說山間林下實實語以盡生前有限杯觴翁恐復疎外我耶時許生璘方侍坐顧而笑曰先生言是也四月七日甲子僕懼有雨傷稼謹奉書不旣

與衆上舍書

立春後一日一山叟肅書衆上舍賢友足下不相見又半月今年别是一年賢友輩已非雄陽年少時吾知必能以向上功夫自期其於荒怠氣習一掃無餘迹何患

古人地位不可到一日使學問文章著天下炳然北方之熖熖其視杜拾遺鄉里小兒狐白裘之說果孰為得耶老夫依舊草草過活濁醪麤飯任吾年如此而已諸賢友所少學貨小兒東來煩鳩合弁西齋所欠者更爲稟知廣文契友從便發至西門姻禮得此相助皆在諸朋友打快作成莫濡滯也鄉友何士留訪聞一老媪通海上方王傑集振常語此千萬多方訪問以來診療陰隲事也董亮王琰等曾在學中看屋否相會有期惟萬

萬自玉以擢魏科不既

與友人書

前歲兄南時弟在林下恨不得餞送洎兄以病歸親友皆驩喜弟時治裝待起發又恨不得去山中為數日留以罄平生歡今往矣山川阻濶相見知何時念我故人墮淚滿襟此時想兄雖未勿藥而有道者氣象自與常人殊但宜屏去一切營謀澹然自處人情世事悉置度外而理家治生自有賢嗣為之人生如朝露何乃一向

疲心勞慮以自苦耶非敢勸兄作迂濶事顧兄老矣既已遂山林之願只可親近方藥調元氣以登上壽而又欲諸事求全汲汲每若不足世寧有是理耶弟素辱知故敢饒舌罪過罪過前歲弟來自山西時不肯挈家往易水而從東安丞李燧招致親夏楚事未幾逼為訓導至有今日之悔其過本皆此竪為之夫復何言老親在鴈門兩年無書止是口信去歲欲覲省又山西省亦有吳尚書起服之文所以一向留滯于此事已無可奈何

俟到南京此身一有歸定處庶母子得以保聚也舍弟兩人俱流落無消息婦人輩知在父母家小兒子財五歲弟此行行李蕭然必是失所惡况滿懷不能一一道也仲紳說李良兄有相助意而日久不報豈忘之耶乞以此意達之

與董淶水書

閣下問學宏深才藻富麗律身率物視篆來修舉廢墜炳然一新他時重吾民甘棠之思膺要階不次之擢非

閣下而誰然閣下既已加意於政務之百端獨未盡美於學校之一節僕深為閣下惜之夫學校之事重矣為守令者誠宜鼓舞而作新之使庠序之更新士子之奮厲士大夫爭先為之快覩也閣下因循歲月託之空言未臻實效豈因陋就簡而有所不為歟抑亦政務叢委而有所未遑歟僕皆不得而知也閣下之意必曰今廟學之規則完矣生徒之數則足矣是學校曷嘗不興士大夫亦曷嘗訾議耶殊不知此但可以為學校之規模

而未足以見學校之實功也如必欲求其實功焉則宜常切勉礪嚴加程督別其優劣以勸懲之考其勤惰以黜陟之稍減二三之科徭少施纖微之優恤如此則雖冥頑之家亦知教子雖駑鈍之子亦知務學矣閣下之意必曰今生員無除差例而子言之非違制耶然僕之意非欲盡免一切差徭也但欲閣下少垂恩慈以為培育之地而已且未作學户之先閣下猶當優恤既作學户之後可不加之意乎況里甲之弊不可縷數百姓告

消乏則謂貧戶有優恤之理學戶許重併則曰生員無除免之文故民間為之語曰生員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祇卒學戶之家僅有兩丁其子既為生員其父又當甲首子既常川在學父又常川應役祇卒之家縱有數丁一人既充身役一家並無科擾本身既已在縣本社即加畏懼此無他蓋緣生員無伸訴之處而祇卒有相該之時也僕若隱忍而不言閣下又安得而知乎況愚民無知不嗜儒術聞其設學如畏敵仇使之讀書如蹈湯

火是以各生員其逃學者往往有之其託故者比比皆是僕每見官府之勸學也不過曰汝肯讀書必為他日之人材殊不知彼固以人材為仕宦之梯而一登仕途惟恐其犯官箴遭禍譴也以是勸之愈難而愈遠矣僕叨預庠事歲已一周其於生徒也不過假官府之法而鈐束之借夏楚之力而整飭之是豈久而不失之道哉閣下聰明絶人識趣超越則此二十名之生員其各户差役固宜減其分數去其太甚庶使其子弟見若父兄

之得所必不以家事繫心而務學矣其父兄見若子弟之務學亦不以差役動念而相勸矣又何勞於官府之法夏楚之力哉將見鼓舞乎文風教雨之中而不自知也僕前所謂興舉學校之功者此也如曰某邑之規模若彼其甲也某郡之學校若彼其陋也而人亦不議其非嗚呼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又烏足與閣下比倫也哉且閣下之瓜代僅有七月耳苟於此事有以力為之是閣下於七月之近而遽能使學校之底於成功也豈

不偉歟茍不有以力為之是閣下於三年之久而竟不能使學校之及於寸效也豈不惜哉且額設生員雖曰二十名而事故患病者居常五六七坐齋讀書止是十四五知之者以為各有事故不知者以為本無實數如蒙於額坐生員外再發五六以充增廣之數則衿佩有濟濟之儀弦誦有琅琅之聲其規模豈不度越尋常萬萬哉或有行謗者曰李其之欲增廣生員優恤學户其計蓋將廣求束脩也縣宰之不增廣不優恤其意蓋將

沮其所為也夫貪求束脩咎在於僕興學校責在閤下閤下直當存其大體而不可拘於嫌否則因噎而廢食也人又曰閤下之舉事公矣其如不能剛斷何閤下之律身廉矣其如不納規諫何僕則以謂非閤下不能剛斷也以居官者往往有生事之害故也非閤下不納規諫也以進言者往往有行間之弊故也雖然閤下之意可謂得之此而失之彼者矣今有人焉勸閤下謂妄生事端謂之生事可也至於閤下以興舉學校增廣生員

其可謂之生事乎遽又有人焉勸閣下以戕害善良謂之行間可也至於勸閣下以興舉學校增廣生員亦可謂之行間乎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於成蓋誨人以剛斷之意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附錄

與繼本廣文先生書

王璞端肅書奉繼本廣文先生尊契侍史不奉言論

倏又數載每閒獨中思憶風采談議一座盡傾久闕
披睹企慕為何如耶近髙弟劉翥來蒙寄示新製雄
瑩宏放有一瀉千里之氣因此獲稔吾兄學之愈肆
養之愈充横逸縱恣無施不可深足喜賀也區區雖
在散澹然於此事日覺荒弛每覽前人邁往之轍惟
興望塵之歎而已舊歲得告還南臘底返北在郯城
過歲訓導中斯道一見如故相留數日每置酒款洽
淋漓引酌慷慨談笑亦一代偉人也自言與吾繼本甚

快且言我舊為保斯道乞為致意天涯故人如此有幾想為憮然也新寒諒惟文候清佳瞻晤未期切冀自愛不宣八月二十日聞高弟欲還館下因作一書達左右然高弟更不來茲伯欽學正攜舍甥遊深州因令其拜謁座下就伸起居之敬高弟領鄉薦足見吾兄陶鑄之效深可喜賀氷雪翁死於道路誠堪悲愴吾兄祭文足伸其九原之氣想冥冥中亦藉自慰也僕令舍甥就致雞黍之奠率撰一文叙交誼之槩

望爲一覽便中冀示教爲幸相見未期惟希自愛九
月初四日王璞簡奉繼本廣文契侍史

說

李慎言字說

薊郎生李敏慎言嘗從予學謁予製其字說予告之曰
言須慎也慎則弗鎰於行而爲榮爲吉不慎則多至謬
迷而爲辱爲凶故言不可以不慎非謂箝其口而不言
也矧道原於天而寓於人使皆置之而不言何以詔斯

今而垂方來言焉而不慎何以植言行而善厥躬昔者仲尼氏非法不言故道貫乎古今顏子淵非禮勿言故學優乎諸子參之質魯魯則其言也訥至於勤三省契一貫守約不二而卒承道宗言固慎也非訥也孟氏才高高則其言也放至於言仁義道性善風動衰世而上配禹功言固慎也非放也去古日遠聖賢不可作楊墨之教興而正言廢儀秦之說倡而雄辯起嵇阮之風靡而清談盛其終至於壞人紀擾天下而賊後世蓋所謂

一言而喪邦者嗚呼言曷可以不慎哉走素樸愚每以
多言得謗已而自誓言之當言者吾何敢默至於摇吻
鼓舌以逞夫利口之鋒吾知其無益於身而卒以取敗
吾固將閉口矣乎予聞衛武公慮其有口過賦白圭之
什以自警其後南宫縚日誦其言至於數數而不置孔
子以為賢而稱道之予用是稽諸方冊而得其慎言之
義其高非哆言其近非妄辭葢易狂之砭礪作聖之矩
矱生質粹而氣清種學而樹德誠於是而締審之而固

執之則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無絲髮之可訾議斯不亦敏於事而慎於言乎生揖且謝曰敏之不德言也弗慎而行也弗敏兹辱訓辭何異扣萬石之鍾而破羣響也雖然敏嘗讀書山林見夫栖真匿景之儔委身空寂一念不起而坐待其冥會於不言之表斯亦可以慎言目之耶予大噓曰彼蓋忘言非儒家者流所謂慎言也慎言者必如洙泗之教而後可且予曷嘗教賢忘言哉

愚谿說

水至信也而狀類有萬不侔是豈水之性也繇於土壤之厚薄形勢之激發耳予嘗觀於海浮於江亂於河淮知中泠之水居天下第一而廬山之泉次之與夫渭之清涇之濁湯泉之不火而熱醴泉之非飴而甘弱水之不勝芥貪泉之蠱人心潢汙行潦之朝滿而夕除豈非繇於土壤之厚薄歟夫江出岷漢出嶓河出崑崙而淮出桐柏其初一髮之細耳由是放而之東也則沿流淪連淵澄漫渙而一瀉千里迴若建瓴洎乎經龍門抗底

柱滙呂梁而注之江涉旼萌排灩澦走瞿塘而入於海也則洶涌震蕩噴薄飛流鼓為震霆峙為喬嶽而滔天沃日渺瀰無涯豈非由於形勢之激發歟故方其出也抵硼砐觸沙石而不汨不汙其逝也彌夜晝窮歲年而不涸不止其來也朝而潮夕而汐而不棘不徐是豈非天下之至信而孟氏所謂水之性者也汪仲常以愚谿自號而徵予為說余惟水之為性也其靈長與天地同體水之為澤也其沾溉與天地同功顧乃愚其名而汚

之不已過乎夫仲常湖海之士也器度超越而才識瓌
奇當玆河清海晏之時豪俊之士孰不欲乘長風破萬
里浪而以聲光暴於天下哉仲常則晦其英閟其光而
晦其跡其志非眞有羨於顓愚之徒也特託此以自汚
而放形江海之上故强名之曰愚谿仲常蓋自以爲愚
耳夫自以爲愚然後非愚彼有自謂非愚愚羣愚而使
之愚是之謂自愚其愚其眞愚之甚者歟當唐之季柳
宗元之居海上也亦嘗以是名其釣遊處謂溪之愚不

能利大舟溉五稼猶人之愚不能澤當時名後世也嗚呼宗元以曲學附權姦而取貴顯卒至黜於公議而委骨窮荒宗元誠愚矣尚何愚是溪以自解耶仲常盍為我漽其泥揚其波以滌夫士風之污疏其源導其流以歸於江湖之大則予也行將與仲常游伊洛溯洙泗以詣夫高明光大之域庶其有以祛夫子之愚也哉子或不信有如白水

近埜說

立名者近於朝居貨者近於市棲真匿景者近於山林
蓋各從其類而近之非强之近也荆門平君安道自號
近埜蓋其天趣不羣雅有自得之樂故其為説則然今
夫煌煌國都文物富殷氣象宏朗四夷嚮風人皆以為
可近而君則曰不可近泱漭之野闃其無人豺狼所宫
虵虺所窟人皆以為不可近而君則曰可近果孰是耶
矧安道前代衣冠家才藻鉅麗光賁士林屬諸宇縣清
夷之時固宜挾長策吐竒論籋足雲衢以近天子之寵

光顧乃懷瑾握瑜樂夫四野而近之豈帝閽寥泬天顏孔昭九旗焜煌百靈擁護震慴而莫敢近耶豈四岳奉贄群龍滿朝玉帛雲委車騎霆匐退巽而莫敢近耶是皆不得而知之雖然布褐之夫不近乎紈綺目未接乎紛奢也道德之士不近文華性未淪於浮靡也此非各從其類而近之歟若夫生長富貴之家崛起卿邦之中不貴其貴而臞然如一寒生不富其富而粹然若有道者此其志蓋超乎習尚出乎等夷而放乎塵坌之表豈

直近田野伍樵牧哉然而摯耕有莘之野則摯近乎野矣說築傅巖之野則說嘗近於野矣田是成湯得摯而擢之保衡之階武丁得說而處之爰立之地其始也如陰谷之幽陽光不照而枯荄凝寒其終也如九宇之宏元運必達而萬彙皆春旦而野夕而朝旦而匹夫夕而卿相其榮悴有自然之天其顯晦有自然之道則夫安道之近於野其自處之重不亦近於兩賢哉是故近於野則樂道而忘人之勢近於朝則行義以適時措之宜

若乃近名以害道近利而忘義君子不由也大抵高明光大之域雖未至於堂奥茍日近而不已斯至矣囂煩淖濁之壤雖未達乎畔岸茍日近而不已斯達矣之二者孰為可近孰為不可近盍亦慎其所之哉夫子不云乎信近義恭近禮好學近智力行近仁知恥近勇此聖學之奥旨萬世之矩度安道才識髙甚一日近乎朝廷之上以行其有用之學擇其可近而近之如是而後可以近道安次李延興譔

石林說

高昌金先生兵後退休石林之野清坐一室以圖史自娛簡寂而冲虛無長物以亂心自號石林著其質也後十許年畹雪生李延興過而問之曰先生前代勲伐之裔歷臺閣荷龍光而著名聲至其為號也無珪衮之慕無肥堅之羨無華榱廣厦之嗜而澹然若忘世泊乎若無所營先生殆將隱矣不然當兹朝野方晏熙群材悉展用固當挾長策吐崇論簉武胥衛叫閶闔而呈琅玕

矣顧乃息影林下木石與居豈韓愈氏所謂入林惟恐其不密歟雖然宇縣之中何所獨無山林也而奚取於石林哉謂為中流之砥柱歟石也非林也謂為明堂之梁棟歟木也非石也蓋先生以堅剛茂盛之德脫塵滓軼煩囂挺然而不拔介然而不奪斯其所謂石林也歟夫惟石也故足以騰雲氣障百川惟林也故足以干青雲託萬人陵谷變遷而不為之洒氷雪凝沍而不為之摧神物為之呵護而元氣與之迴薄河山助其雄麗而

雨露賁其文章此石林之竒槩非先生孰與同其風格也或者謂是為非然盍亦求之滄蒼之野乎閒寥之鄉乎不毛窮髮之壤乎先生有大庇寒士之志有主維名教之力有長育人材之德而今旄矣端居之隙策石杖招石友相羊石林之下其樂寧有涯涘哉予先公承旨與先生有同朝之好故予兩世為世契葢嘗考其世德矣惟其積累之厚故其承藉之遠衍而裕之以千百世而無窮庸詎無其人乎昔謝康樂美其子弟曰芝蘭玉

樹當生階庭知其世有令德也石林之植茂矣後人於此而培育之行見由身而子而孫而雲仍聯芳襲蔭於累葉者孰非吾道之南宮雲臺也乎

澹然說

恒山張鍊師號澹然取賈太傅誼惜誓篇中語也其里人楊子幼父為余言師厲志潔修寄情高遠葆貞養性於世外者有年予聞其言欣然欲為之說適客有笑於座者曰昔誼以經世之才於卒然遇主之頃謂功業可

立就一見斥則憂憤抑鬱不自勝洎乎習於世故之久遂欲屛去紛華而棲身閒寂此澹然自樂之語其誼之所以自解者乎今師以黃冠羽服之士泰初之與隣而列仙之與游無功業之慕也無紛華之習也無憂憤抑鬱之思也而乃自比於誼不亦爽乎余解之曰何傷也其在物也金百鍊而始精其在人也志百挫而始厲彼老氏之徒獨不然耶方其求諸乎至道也非可以銳進而速化也蓋必苦體絶甘制精鍊魄沉寂如死灰拘縮

如置鬼熏執於歊煩汚濁之壤而後超出乎清淨玄漠之墟中扃靈明物不能累凡其珍玩之華文繡之鮮滋味之腴貨利聲色之盛皆不足以入其目怵其心一視之澹然也故儒家者流亦曰君子之道如菽粟布帛言無慾也無私也無慾無私斯澹然矣宜師之自號有取於誼之自解者也然誼之澹出於憂憤抑鬱之餘師之澹得於葆貞養性之中審而行之不亦近道矣乎余因是有見於道矣廣成子之告黃帝曰至道之精窅窅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張良謝病辟穀曰願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夫窅冥昏默與棄絶人間事非道之澹然
者乎是説也余聞諸學仙之人而未之有得何曰從師
俟安期羨門於海上與之扣至道之奧澹然自樂於天
壤間乎客遂唯唯而退余乃摭其言以為澹然説而復
因楊子以貽鍊師云

畊雲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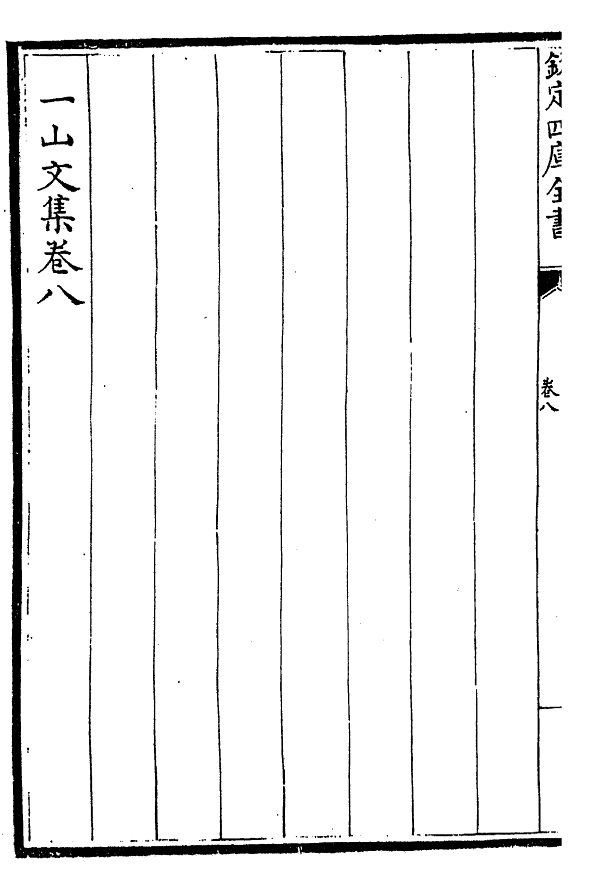
古之人遭叔季之世時不偶道不行託跡畊稼以栖息

山澤者多若伊尹耕莘嚴光耕富春諸葛亮耕南陽之數子雖閱世滋久而髙風大節播霄壤照册書猶一日也孫君德恒以名族負通才治劇郡有佳政當兹四海淆亂操濟世之具以利天下也則宜令馬退藏林莽韜英斂華下同田野之甿何耶葢道不行時不偶則隱居以求其志焉耳故自號曰耕雲志乎古也然余嘗聞於君曰耕者之業或在山或在野或在江湖之區山者勞野者饒江湖之區者大旱而不焦今孫君之耕匪山匪

野匪江湖之區而直曰耕雲殆將厭世途之紛紏抗霄漢而振踔躬耕泱漭之埜與雲物為朋徒耶君曰吾自謝事以來居易之佳山水間畝畝足安其身聲利不渝其志春陽砣達雲氣坱圠田彼南山于雲之下䆃耒而休仗策以游第見太行諸峯迥與天際居庸龍門蜿蟺秀雄吐靈景而閟清氣而流雲萬頃騰沓下上如踞虎如游龍如奔馬如長風駕海而崇濤稽天可遨可嬉可嘯可歌可以狀無涯之世變而自樂其樂焉吾之得於

耕雲之趣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何地無山何山無雲何所無數畝田而欲高騖遠蹈狂狂猶熊豕然耶矧雲之卷舒以時君子之出處似之耕之為業以勤君子之自食其力者似之方其耕而播播而耘耘而穫有秋不自知其力之勞也譬之雲焉滃而簇簇而雨雨而澤萬植不自知其惠之周也然雨之惠在天者也耕之力在人者也在人者吾盡吾力焉耳在天者吾惟安於所遇以順適其天吾曷敢有幾微責報意也予聞而嘆之

曰余也抗塵而走俗慙德於君也多行將屏棄百事入岩壑弄泉石以問山中耕稼處卜隣以居息影林泉之下矣君曰子不觀雲乎而勤而靜而跡靡定予徒見吾耕於山不知吾將由山而野由野而湖江之區若雲之去而不可留也余曰士抱道而處若將終身至其遇也起而以身任道皇王當宇方蒐遺才致太平一日徵車至止君必如雲之無心而出翩乎霄衢之上否則谿於時矣故時可出則出李延興譔



一山文集卷八

一山文集卷九

元　李繼本　撰

雜著

書劉禹卿傳後

昉盜起兩河四方才武之士倡義討叛者多其後禍亂以次戡定朝廷賞功之典亦既行矣而今之居閫府總戎麾縣方寸之璽提百萬之衆操生殺誅賞之柄坐鎮一面俾烈勲垂聞蔚然列將臣師臣之任者當時兩河

討叛之士不多見抑有之或沉抑下僚弗獲振奮有為以功名顯非他人固有遇不遇耳余素聞禹卿名恨不識其為人近遊畿東過三河始與之定交乃知其為才武之士洎讀夫今中書參政危公所為傳見其書禹卿為通州團結萬夫長時民有傅四十者盜殺其里人曹珪禹卿素與珪善聞之憤不自勝即畫計捕四十與其同惡若干人誅之於是知禹卿不特善其職勇於義也嗚呼當中土弗靖時豈無雄傑生乎其間誠得若人者

數十輩以討伐之任元元之害必不至是烈也惜其才武無人而弗獲振奮而有為余前所謂不遇者非耶抑禹卿之不遇庸何傷哉譬之龍泉大阿沉輝匿采使遇神識之士出之塵泥則燭牛斗剸犀象斷蛟龍無難也矧叅政負知人之明操人物之柄惜禹卿之不遇而傳其行實之詳意寧毋屬乎禹卿自此升矣一日事業聲光照當世煥然如利器之出非禹卿吾誰望故喜而書其槩其詳則具於傳中

書武備寺知事鄧彥文房陵使還詩卷後

吾元六合一家幅員廣長極於海宇曠代所無也余嘗覽輿圖而嘆之以謂雖使壯而至老而轍跡所及詎能歷其半哉當四方晏熙諮謀度詢之日使無虛譯而荒區絕域罔不知聖天子威惠之布一旦妖盜構釁糜爛吾民通衢大邑蕩焚尤甚王命弗通於茲十稔矧阨塞險遠之地哉房陵邈在江漢之間晉陽高公首建義旗募兵屯守以遏鄰寇迄於今拓地方千里水陸支黨不

敢潛闚邊壤而民頼以安至正十九年冬朝廷以公封守之功益大以著迺遣使往布宥命開以更新之路於是鄧君彦文由京東安撫司照磨擢武備寺知事承命以行自京師抵房跋涉萬里山川阻脩豺虎之區而君恬不介懐休暇如平日至則敷宣徳意明白洞達父老子弟莫不振厲感泣思見太平之治厥績偉矣竣事將歸髙公首為序引以榮其行而房之人士復賛詠之得詩文凡若干篇君歸出以示余余作而喜曰古之

遣使以將王命廣聰明也夫子之言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為使之良法歟况自兵興來名藩鉅鎮之遣使臣之將命者每不能一二至焉使幸而至之或恇怯退巽鮮能弗辱君命也今君之出使不獨俾十餘年阻化之衆知朝廷威惠之及猶一日至使衣冠文雅之士歆豔贊揚之恐後必其才識超絶有足以動人者矣其曰不辱君命亦君之餘事耳然自房而北而南而東征討弗及檄傳不通尚多有之安得如君者徧歷而周至俾

四海九州罔匪王命之所布哉

代跋蕭叅政與鄭伯興書後

世有受人之恩而背馳者烏可縷數矧能以其善行暴之之人哉曩賊犯閩壤叅政蕭君軍處州伯興府判守政和兩君崛焉犄角之其籌畫措注多見之書問中後處陷而叅政死之今閩人猶能語其事而伯興之於叅政尤惓惓弗恐忘每一言之涕泗被面間以其遺墨裝潢成卷因顧夫何先生來京什襲而付之以求才大夫

士之題詠觀其詞語慷慨肝膽披露隱然盡瘁許國意
一開卷間想其英風景烈凛凛如生是終政雖死猶不
死也自非伯興之賢顧兹遺墨數值亂離得不與土苴
腐敗耶幸或存之亦蕪没於塵編蠹楮之中耳今之寶
之於家而復暴之於世期以不泯夫人之善焉崇古道
也然伯興在政和時特與處為隣壤而有輯睦之好耳
初非受恩於終政者也其相與之誼猶死生以之彼有
受人之恩而背馳者聞其風獨不顙泚耶嗚呼習俗一

頽古道靡矣若兩君者其皆一時之才傑而不為世變之所移者乎至其忠誼之節炳炳如青天白日群君屢贊之不重書也今年夏末何先生出處卷徵題時大暑如焚筆硯久廢諾之再旬未遑作雨後秋氣滿襟頗有清趣乃掇作者棄唾題其楮尾如此至正丁未七月望

題鄭彥文所藏墨梅

太素鍾其質太和全其氣回生意於萬物之始涵造化於一陽之際風霜同其縞潔江山助其靈異羅浮庾嶺

乃其寓也金昂玉堂乃其遇也東封大夫淇園君子乃其平生之契也宋廣平賦林和靖詩烏足以彷彿其一二也獨慕夫昔之人因此以見太極謂問諸先天之伏羲氏也

題卞庭芳所藏山水畫

右山水小畫一卷予故人子卞庭芳氏家藏物也予夙有林壑之癖而好事者謂天下名山水莫勝於東南而東南之名山莫勝於吳越士生海内晏熙之時不及夫

壯哉以覽觀江山人物之盛則有後之悔而老將至之
慨予用是欲效司馬太史萬里游觀一往以寫其奇既
而羣於形役不可得也先是予先祖平章楚國公仕吳
中先公左丞持地官卿節董漕於閩其歸也猶時時喜
道吳越間事用是知惟閩浙之交可以當江山之勝登
臨之美遊從之樂外是不一二數也予近歲如金陵通
京口登石城訪鍾山草堂求舊時名勝則皆寥閴而無
聞已而夕陽在樹山青雲白宛宛可畫而二三故人之

同旅者取酒過予舟中相與岸幘放飲感慨悲歌指山川人物而論之謂昔之過此者有能以事業文章見於當代乎今之來此者有能以清風高節振厲於不朽乎予今白首浪跡江湖又不知後是數十年物論有無有能儕我於材不材之間乎矧夫百年之身其有幾何顧以金石之質而放情山水之間以永其樂以盡無涯之世變亦惑也惟夫人之不以生存而死亡也故其所以播霄壤而照冊書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江山

非美以人而美金石非壽以人而壽觀乎九鼎之弗淪
十鼓之不泐東山之絲竹猶傳而平泉之樹石固在以
其人不以其跡也其視後人放情山水間而不能以一
藝自名寓形宇内而不免於遺譏千古者亦獨何哉庭
芳之先君子仲和嘗為定興邑尹以病卒於官邑之人
迨於今思其恵愛而不忘也庭芳與其弟德芳好學而
文以世其家尤予所愛重故書是以識歳月洪武壬申
春三月丁亥前王宗嗣榜第三甲進士李延興書是日

清明

題獨菴外集後

浮屠氏之學寓乎空寂泊乎清寂歸乎廣大而不浮出乎生滅而弗梏始終乎性善而不事於芟夷初非假諸言語文字而為學也今年夏初訪獨菴禪師於慶壽丈室時宿雨方霽清風自松下來襟袍為之澄朗師出其文一編示予其言簡淡而高深讀之神思飄逸而超然欲飛蓋綜核古今人之製刋落其凡近而較轢夫冠絕

者非徒作也予因請於師曰浮屠人冲虚而無外渾涵而無涯瑩乎其無緇而逈出其無隣一源湛乎中而放之於無垠諸有生乎想而會之於無心萬變至乎前而屏之於無聞師之學蓋自得其得而非積盛致然也師何汲汲於文辭為哉古之作者著之六經而散之九流百氏與夫天文律歷山經地誌下至稗官小說紛紛籍籍汗牛而充棟天地一糟粕也苟或窮日力而繙閲焉貫穿上下而淬礪焉鏤肺雕肝鉥心劌目以耗其精魄

焉吾懼其淆濁吾性海寘迷吾法界非學也矧吾祖師言佛非由語言文字性在是耳師何汲汲於文辭為哉師輾然而笑曰世徒知有言之言著之文辭而不知無言之言默契乎道妙知雕虫篆刻之為文之境出而不知不得已而有言之文之獨得也故天不言而日月之照臨雲漢之昭回皆文也聖人不言而道德之光輝經緯天地皆文也故能言之士以其不言之言吐其精華而炳耀乎篇帙其始也運乎冲漠之虚而窮乎泱漭之

野其終也超乎筆墨畦徑之外而貫乎萬象呈露之中不敷暢而究其旨歸不階梯而闖乎堂奥不繪繡而黼黻其文不宮徵而韶頀其聲其多也聯緜累牘而莫有紀極其簡也一轉語而三千大千盡其模擬此之謂不言之言也予聞其說則復於師曰師之文出有而入無予何庸置喙其間哉予將訥其舌而絕其言矣予獨念師不鄙謂予而能以文事引掖予也因覩其獨菴外集題其槩而歸之師今年實洪武庚午也是年六月十有

六日李繼本題

跋學生於徵劉素賦藁

古之大夫有九能能賦一也夫自聲詩出而始有賦屈子之騷三百篇以還崛為詞賦之祖得乎風雅之意也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上林子虛甘泉羽獵東西都之製作雖皆流聲無窮至律以騷之規律瞠乎若後塵矣然子雲論賦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陸機則曰賦體物而瀏亮雄

之言是矣機雖有雕琢之才其為賦不過體物劉亮而止矣豈知古人之賦哉左思賦三都締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苟得一句即便疏之禰衡賦鸚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則有對客揮毫之捷焉然則思也作之難衡也成之易人皆優衡而劣思而余於思之賦每斂衽讀之於衡之作有不屑也余至溧陽親夏楚事其徒曰於生徵劉生素始誦論孟訓故漢儒訓故文辭即訓詁也而鄧宋先生世貞乃以聲律之學教之先生啟廸後學而必其速

化也蓋有所見矣豈世之迂儒可與言哉余觀兩生之賦雖無學問以大之然其好語亦時時間出味其詞意皆自先生三百首梅花詩中來遂進二生而告之曰楚漢之賦尚矣生也豈能一蹴而造其堂奥其經余之點綴者不過場屋聲律之習耳二生當積學以大之其必如屈宋如相如揚雄班固左思之雅製斯善矣兩生其勉之乙卯歳四月維夏日跋

跋仙人呂岩圖像

予逹歳樵牧龍門山結屋萬松之間岩谷静深雲物晻藹而風氣髙寒不知吾身之在人間世日與山中人釆芝之術弄泉石久之欲絶穀導引餌刀圭錬神魄以游乎方之外而未能也是時有道士居西山西鬚須髮盡白而氣骨清徤三數日輒一來來則歔歌林下留連竟日而後去問其姓名則曰我無事乎名我何以姓名為哉其言誕幻而渺茫説神仙事甚奇怪人或讓之曰世果有神仙若安期羨門者耶道士嘆曰邃古之初未始有物

也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有皆生於無而歸於無故不物於物而不爲物有若然則吾之所謂有子安知其無子之所謂無吾又安能必其有耶予不見道士二十秋比嘗一到舊時樵牧處問道士何所之而山中人無一在者豈其拔宅上仙耶近過薊門宛平邑長任侯子勉出示横披一幅蓋仙人吕岩飛渡洞庭之跡觀其筆意蒼勁神思飄逸風濤渺瀰萬頃一碧而劍佩焜煌飛動於雲烟杳靄中一開卷間使人翛然有出塵之趣可

謂奇矣嗟乎神仙之有無吾誠不得而致詰已而考諸列仙傳所紀古仙異人之蹟則知昔之人葢有鍊形而解化者用是知神仙之可學也雖然使神仙而可學吾固未暇學使其不可學吾又何用學仙為哉因思往時道士言則知誕幻渺茫之事孰有而孰無耶侯禖靈坦更望而知其為神仙中人且其政務清簡一邑號稱無事葢所謂神仙官府者一日考績上上為郎官為御史入覲天子之都人孰不曰此行何異登仙耶必也飛馭

八極淩厲光景以候安期羨門於寥廓吾恐見笑於列仙之儒庚申嵗冬十一月十有六日漢水李延興跋

跋廣平諸君子贈史生公叙詩引後

予足跡半河朔所見晚進之士以學行表著於時者十數人未見其一二豈有之而未遑梯接歟不然何落寞無聞為可慨也近過雄邑士子史公序天稟醇粹而襟靈坦夷且於聖賢之學益肆其力葢嶄然秀擢乎等夷而與北平李繼周齊驅而並駕者安得謂之無其人乎

前十五年予在薊門嘗識公序時尚童丱執意睽隔之
久而氣質變化如虎躍而鳳翥炳炳如是哉公序幼從
沙河張庭瞻學後從保定武先生學又其後從廣平吳
士英學用是知師友啟廸之功非一昕夕所可造就而
其學為有源委矣予僑宗人好問所凡十日留公序時
復過從慰予風雨寂寥中洎歸復遮留道左睠弗忍别
乃喜而告之曰士積學勵行將以壯行於他日非直弄
文墨掉口吻釣聲餌利以矜眩乎庸衆人而已四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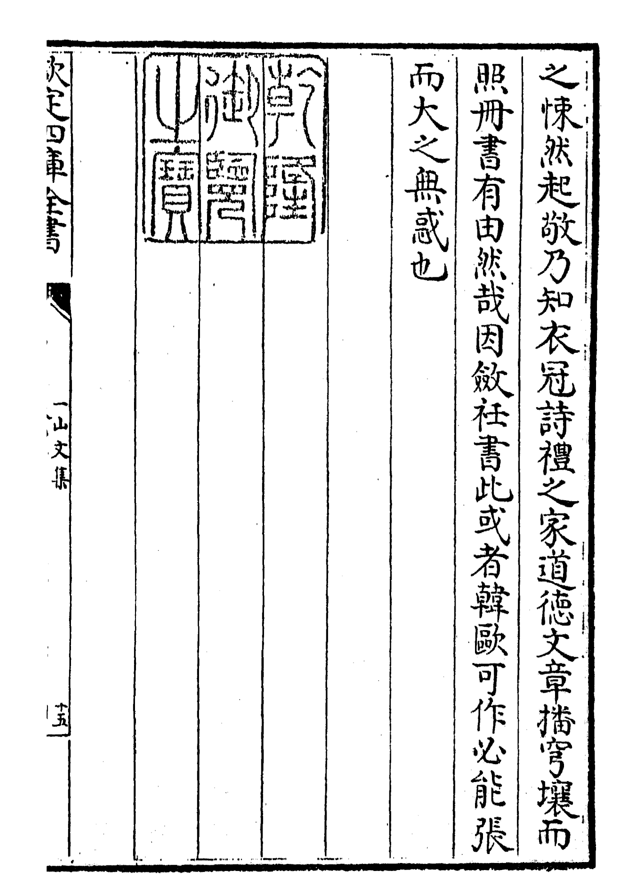
書燦如曜緯之麗天公序其亹亹不晝以詣夫髙明光大之域俾德業聲聞著當世予之望也師友之願也宗戚閭里之光也公序其勉之歲己未秋八月七日安次李延興跋

跋深州學正趙君伯欽先考墓銘後

士之懷瑾握瑜不幸汨没泉下與草木同腐敗者古今人不異也若夫聖賢君子道德文章之著豈區區智力之鑿遂傳不朽耶必其子孫而為之紹述師友而為之

發揚得其人而托之爾其或道德之可師而史傳之無
没也文章之可貴而簡編之散軼也布韋之士掇什一
於千百又不啻太山一毫芒也幾何不與草木同腐敗
耶譬之象犀珠玉世之所謂琛玩也使非瑆而秘之不
一朝而横棄道側耶用是知道德文章在得其人而託
之者審矣故孔子稱泰伯至德夷齊求仁得仁發潛德
之幽光也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惟弟子侯芭謂其
師之書勝周易韓愈之文與孟氏揚雄上下宋初天下

學者未嘗道之惟歐陽子首倡其説謂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推崇作者之功也深州學正伯欽趙君世有令德家傳正學至七世祖開當宋南渡時以功贈開府其後為州守為郡博士為縣文學者代有顯人故近世論江表望族必歸之臨海趙氏云伯欽之學宏深典奥詩與文視漢魏名家無愧予嘗質諸作者亦以予言為然是歲北平鄉試伯欽以七月之末赴彌封官之選道過瓦橋訪予風雨寂寥中已而出其先府君墓銘相示讀



之悚然起敬乃知衣冠詩禮之家道德文章播穹壤而照冊書有由然哉因斂衽書此或者韓歐可作必能張而大之無惑也

一山文集卷九